

政坛浮生录

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政坛浮生录

——林知渊自述

福建文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附233/4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福州

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地址：福州五四路省政协大楼

邮政编码：350001

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制

86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70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053 定价：2.50

编 者 的 话

本辑所载系爱国民主人士林知渊的自述资料。林，福州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活动，身历辛亥之役，并参加反袁与护法战争。后来在桂、粤、闽之间，有一段戎马生涯。

从1928年起，在杨树庄、蒋光鼐、陈仪主闽时期，林任省政府委员达10年之久。在此之前，曾多次参与了省内外若干重大的或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历史事件，被人目为神秘的特殊人物。1942年以后，他在西北、上海一带工作。1949年4月经陈铭枢介绍，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福建内多地方派系纷争，外临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林作为省府委员，备受当局所倚重，涉足各种政治风云，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书中所记述的许多史实，每与福建近现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其自述可视为福建近现代史的缩影。

自述者以其个人历史渊源，与旧时代的军政要员、官僚军阀，乃至汉奸特务之流多有关系，亦曾受过蒋介石的青睐，效命驰驱。溯既往浮沉，道政坛沧桑，林的自述，展现了昔时云翻波诡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从中可以窥见旧社会、旧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林知渊曾在上海供职于民革机关，并为文化事业服务，“文革”期间病逝于上海。

参加本辑编辑工作的还有林勋贻、陈秀娟等同志。

目 录

第一章 早年的经历…………… (1)

一、青少年时代 (1)

二、护法之役前后 (4)

第二章 为臧致平做说客…………… (6)

第三章 在“海军易帜”前后的活动

…………… (11)

一、海军易帜 (11)

二、“清党”与海军政治部 (17)

第四章 一六事件…………… (23)

一、福建的地方派系 (23)

二、一六事件的经过 (30)

第五章 水户事件…………… (35)

一、受权交涉 勿息风波 (35)

二、发现真凶 略窥案情 (40)

第六章 “闽变” 风云…………… (48)

- 一、入闽前的十九路军 (48)
- 二、十九路军入闽之由来 (49)
- 三、仓促起变 迅速失败 (52)
- 四、游说海军 受责离闽 (58)
- 五、四次见蒋 再介闽事 (60)
- 六、生产人民党闻略 (64)

第七章 黄郛与塘沽协定…………… (67)

- 一、黄郛的两次约见 (67)
- 二、塘沽协定的签订 (69)

第八章 陈仪主闽时期的对日外交 …………… (75)

- 一、日本陆海军武官不时出入省府 (75)
- 二、赴台湾“参观”一幕 (76)
- 三、梅兰芳拒绝赴台演出 (79)
- 四、清理“日债” (81)

第九章 陈仪杀张超…………… (84)

- 一、张超之死 (84)
- 二、汉口之行 (89)

第十章 萧叔宣的所谓“和平运动”

..... (93)

一、萧叔宣侈谈“和平运动”(93)

二、赴台与返沪(97)

三、和萧叔宣决裂(100)

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102)

一、河内密访汪精卫(102)

二、沪上密谋与香港之行(103)

三、羁留台湾一百天(107)

拒绝山本劝诱——被拘禁在宪兵队——汪精卫突至台北
——计离台湾

第十二章 落迹汉奸黄大伟部的经历

.....(114)

一、黄大伟招兵买马(114)

二、密访李少如(117)

三、主奴之间(120)

四、陈维远来汕(124)

五、黄大伟部进犯诏安(125)

六、脱离黄部(131)

第十三章 西北五年……………(135)

一、西北边疆研究室的情报工作(135)

二、举办少数民族训练班(137)

三、边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140)

新疆 国民党势力力图伸入新疆——盛世才的施政和他
炮制的“阴谋暴动案”——盛世才离新——新疆省警
务处的由来——盛世才之妻丘毓芬

青海、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

内蒙 沙王——图王——奇俊峰和巴云英

四、曾在西北活动的几个军统人物(160)

程一鸣——周觉生——刘忠云——沈觀康——胡国
振——吉章简——路鹏——顾而绳

第十四章 脱离军统……………(169)

第十五章 粮食购储工作……………(171)

第十六章 见闻杂录……………(179)

一、军统的一些重要干部(简介)(179)

二、同善社闻略(185)

附 文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日本)中村孝志(192)

第一章 早年的经历

一、青少年时代

我名林知渊，公元1890年3月21日，即清光绪16年闰2月初二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西河社。我家从祖父以上，世代务农，到了祖父，耕田之外还兼为人看病，到了老年就成了一个医生。因为阅读医书，祖父认了许多字，他除自己下一番苦功外，还督率两个儿子读书。我父林崧祁在督导下学而有成，30岁那年应乡试，得中举人。此后，我父被人聘往城市教读，我叔继承祖业为医，一门之内都成了不耕而食的人了。我父34岁那年到北京应礼部试，未取，回家不久便染鼠疫身死，距我出生还不到3个月。前母黄氏遗下长兄和姐各一人，我母郑氏，生我姐林璇昌和我二人，一家5口，仅靠我母一人劳动，难以存活。幸长兄长姐年已稍长（兄林之夏12岁，由父之友林琴南领去抚育，姐已10岁），亲友怜我贫寒，代任抚育，我与次姐始得倚靠我母为人佣工存生。1902年我12岁时，由长兄林之夏携入城市。兄长我12岁，此时已进了一名秀才，在市内设馆课徒，我随兄读了二三年书，13岁那年考入福建省首创的高等学堂——全闽大学堂（一年后改称福建省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底读完预科课程，当时国内无可升学，适北京学部决定选派25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我被选中，留校学习日文，准备3个月后赴日。正学习间，陆军部行文到闽，命抽选中学毕业生15名送往北洋学习陆军，我见猎心喜，报名应考，就在17岁那年被送往北洋直隶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是为学习陆军之始。1909年5月毕业，获授陆军工兵科副军校（即中尉）。是年，清政府为改革军政，在每个行省各设一所

陆军小学堂，并在保定的清河和西安、武昌、南京4处各设一所陆军中学堂，以培养陆军人材。我毕业后先被派往保定第二镇当见习官，2个月后，即奉陆军部令，派充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法文教习（清河为第一中学，西安第二、武昌第三、南京第四）。我在保定学习时，由同学方声涛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同盟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之役，号召会员前往参加，我在南京得讯较晚未往。同年10月，武昌第8镇新军起义，我领了陆军第四中学学生30余人前往武昌。经过九江时，登岸访问林子超（即林森），他是我哥哥的革命老友，时在九江海关工作，暗地进行革命活动。他约我在他办的阅书报社见面，并告我国内一般形势和武汉、九江、南昌等地的秘密准备工作情况，我听后革命信心倍增。我们一行人到了武昌后便分开了，陆军中学学生编入学生队，我往汉阳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军总司令部报到，被派在襄河上游架设一道便桥，以便革命军向汉口方面的清北洋军出击。完成任务后，我又奉派到蔡甸，指挥该方面民军作战。第三天，在琴断口高地上负了伤，被送到汉阳城内治疗，汉阳失陷前夕，又被送到武昌青山。接着，南北停战议和，12月下旬，我被送至上海医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告就职。我见国事粗定，遂返回福建家乡。

当我13岁那年考入全闽大学堂时，长兄之夏亦已弃文就武，考入福建武备学堂，学习3年，毕业后，刚好江南（即南京、镇江、苏州、常州一带）创办新军，成立陆军第9镇，之夏毕业考试及格，由陆军部派往南京第9镇服务，历充参谋、教练官、营长、统带（即团长）等职，已在江南成家立业。长姐早年夭亡。及我考入北洋陆军学堂，只我母及次姐仍留家乡。长兄一家虽在江南，却按月寄款给母姐2人为生活费用。母性俭，逐年家用均有盈余。我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充任教员后，就把家中经济负担

接了过来。其时我尚未婚娶，个人用度有限，所以月间寄家较多，3年下来，母亲手边的积蓄多了起来。过惯农村生活的妇女，都有喜爱田地之好，母亲眼看手中积蓄放着无用，就动了购置田产之念，待我于民国初年负伤回家，未料到我家竟是拥有二三十亩田地的地主家庭了。我自幼离家，对土地不感兴趣，所以一任母亲经营。1912年初我回到家乡，福建都督孙道仁委任我为福建陆军小学堂监督（即校长，监督之上设总办一员，暂不委人，由监督兼理，这都是前清遗制）。1913年，方声涛在江西反袁，任第一混成旅旅长，曾电召我赴任团长，我迟疑未往。年底，我带职考入北京陆军大学（学制3年）。在学期间，适袁世凯改元称帝，云南督军唐继尧起兵讨逆，我辍学南下从军，行至广西百邑地方，与护国军第二军第二梯团相遇，梯团长方声涛为我友好（曾和我同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又同在保定第二镇当见习官，朝夕相见），遂留军中，当了2个月的参谋处长，东下珠江流域，击溃袁世凯在广东的头号帮凶龙济光、龙觐光兄弟。6月（1916年），袁氏暴卒，我亦离军北返复学。同年我从陆大毕业，本应回广东复职，但我觉着军中生活清苦，不如北京安逸，正好学校又坚留我充当战史教官，故滇军方面所任职务（上校参谋处长）仍由别人代理。1917年7月1日早晨，我正在陆大授课（讲授日俄战史，已完成一半课程），忽传张勋昨夜复辟，清废帝溥仪重登帝位，全市已遍悬龙旗。我气愤至极，立即辍讲回家，摒挡行李，把老母妻儿托付给老友李星坤照料，2日凌晨即附搭津浦火车南下上海。在沪迭闻时事：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张勋辫子军不战而溃，直系军阀冯国璋窃踞大总统职位，段复任国务总理，但仍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以故法统争执激烈。国会之中，南方议员主张恢复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则主张重新议宪，选举总统。孙中山已在上海号召“护法”，四方响应。

是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率领北洋海军部分舰只南下护法，在广东成立军政府，我此时已决心同北京军阀政府永绝关系，遂随同赴粤护法，同时促老母妻儿即日南归，在上海暂住。我到广州后，重任驻粤滇军第4师（原护国军第二军第二梯团，师长方声涛）参谋处长兼工兵营营长。

二、护法之役前后

此时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各自发展势力，互不相下。南方革命团体也分作种种派系，主要是粤系与桂系，粤系以孙中山为代表，桂系以陆荣廷、岑春煊为代表。两系中又各分有许多派系，在这里不拟叙述。所谓革命团体，若除去孙中山先生等数人，实际上就是军阀组织，和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南北军阀仅是新旧不同而已。孙中山南下以后所发动的护法战争，起先带有革命性质，及孙中山被挤出护法政府后，按其实际就是南北军阀混战。我当时站在护法旗帜之下，自己还以为是在闹革命，其实是为新军阀效劳。那个时期里，我的直接领导人如方声涛，间接领导人如李烈钧、唐继尧等人，无非都是军阀，我虽离了旧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但却到了新军阀统治下的广东，走南到北，都只在军阀麾下讨生活。

1917年，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反对冯、段，滇军第四师护充为靖国军第六军，方声涛任军长。我被派为前敌参谋长，代表方声涛，领了几团人到了汕头、潮安一带，目的在协同粤军陈炯明部进攻福建，夺取地盘。此时，福建的统治者是北洋旧军阀李厚基，也是革命的对象。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前，广东地盘被桂系占了去，孙中山方面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于是陈炯明就和方声涛合作，并力去打福建，半年把福建打下了一半。当时粤军司令部驻在漳州，靖国军进至云霄、诏安、平和等地。蒋介石任粤军某支

队司令，驻守长泰县城，我与蒋是北洋陆军学堂同学，他未毕业即派往日本留学，至是重逢，我每次到漳州同陈炯明接洽公务，必道出长泰，在蒋军中盘桓半日，如是者约1年。谁知这时孙中山急于回师广东，和段祺瑞订立协议，议定李厚基帮助陈炯明回粤讨伐桂系，陈炯明则帮助李厚基收复失地，把方声涛这一军消灭掉或是驱逐出去。这就在我们和陈炯明之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方声涛是国民党右翼军人，立场上是靠近桂系的，而粤军回粤，主要在打倒桂系，这是第一个矛盾；我们这部分力量（即征闽靖国军）花了许多时间，死伤许多人，仅占领一部分福建地盘，而陈炯明还要我们无条件地退还给李厚基，这是第二个矛盾。矛盾逐渐扩大，我们和陈炯明终于破裂，本来是友军，这一下成了敌人，两军自相残杀起来。陈炯明得到李厚基的帮助，力量大过我们，结果我们失败了，转入地下，潜伏厦门附近。我也在一时气愤之下，退出孙中山的革命阵营，造成了此后的诸多遗憾。

第二章 为臧致平作说客

1921——1927年6年间，我主要是在厦门附近活动。

1921年以后，福建局面忽然改观：一是北伐军许崇智部退到福建与驻军王永泉部合作，驱走李厚基，福建脱离北京政府，形成半独立状态；二是福建自治军成立，以黄展云为首，服从孙中山命令；三是北洋陆军第四师臧致平部在厦门改称闽军，脱离北京政府，服从浙江卢永祥指挥（卢永祥属皖系，当时孙中山与奉天张作霖及浙江取一致行动，世称孙、段、张三角联盟）；四是张贞和我与臧致平合作，回福建后，夺取了8个县的地盘，近200万人口，这四个部分表面上是合作的（张贞还兼任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此时，粤军急于回粤讨伐陈炯明，留下何成浚在闽，用东路讨贼军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尚未开拔的粤军孙本戎部及张贞部杂乱的民军（孙本戎，浙江杭县人，1887年生，毕业于福建陆军讲武堂，是许崇智的学生。癸丑二次革命，许起义倒袁，孙以福建陆军第十四师卫队营营长拥之，革命失败，许下野，孙跟着去职。1916年孙随许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侍从武官。许出任第一次北伐军粤军总司令时，孙任团长、旅长。孙作战甚力，损失最重，全旅只余2营。后许为蒋介石迫走，孙也辞职，从此反蒋），并与闽军臧致平部密切联系。张贞（东路讨贼军闽南司令）的司令部设在泉州一个大衙门里。何成浚来到泉州后，我劝张贞把大衙门让给何，张贞不肯，并露出不受何指挥的口气。何知道后有点着急，刚好张贞的母亲在他家乡诏安死了，张藉奔丧为由，不请假就走了。那时许崇智在前方连电催促何成浚速即指挥张贞、孙本戎、臧致平这三部分队伍出发，免使许军侧背受陈炯明主力的威胁，何成浚因张贞不在军，想请我来代理张

贞，完成出发任务。我素性不喜带军队，并且是个没有名义的人，本来可以不接受何的要求；但细想张贞这些土匪民军，除了我就无人可以带领，于是慨然承诺，但与何约定一切都由我负责，只是不要任何名义。说定了，第二天就出发。我是长时间当过参谋的人，所以虽无什么参谋长名义，进行还很顺利。不意海军突袭厦门（按：1923年夏，为争夺闽厦地盘，杨树庄率舰攻厦），臧部回师救援，撤退之前没有和我联系好，我部终致全线崩溃，但我还是把队伍收容好带回漳州。这一役损失还不小，嗣得通报，许崇智大军已越过河源向博罗前进，我们虽失败，却完成了掩护许部侧背安全的任务。

我率部到漳州后，将部队略作整顿，带至石码镇上暂住。我自己先返厦门，无兵一身轻，月余的辛苦疲劳，至此作一结束。

回到厦门后，在鼓浪屿海边一个朋友家中休息，听朋友说海军前两天又来袭击厦门，臧致平有难以支持之势。我们过去把臧部当作北洋军阀的势力看待，自从前年上海会晤、约定合作后，看法已有改变；再加此次共同接受孙中山命令，帮助粤军回粤讨陈，虽然师出无功，但他们也受了损失，现在被海军围困在孤岛上，不免心中生了患难与共之感，于是决定当日即过海去看臧致平。我刚登岸，就一眼望见梁鸿志在码头上（此人后来做了大汉奸，参与组织维新政府，后又和汪精卫合作，组织伪国民政府，不过他此时是作为安福系的一名策士，代表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来慰问臧致平的，我和他素来相识），梁也见到我，便走过来对我说：“和斋（臧的别号）处境很艰危，我此刻就要乘太古轮船‘山东’号回上海，不及与他多谈，你速去看他，替他想办法，必要的时候，要替他找好退路。”我别了梁鸿志，就到闽军司令部看望臧致平。一进屋便看见何成浚（湖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初属黄兴系统，黄死，依孙中山，孙死，依蒋介石。此人有计，但乏魄力，知蒋介石作恶多端，却不反蒋。

1921年我在泉州时与其相识）、范熙绩（湖北黄陂人，号绍陔，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艾韵笙（山东济宁人，民国初年为国会议员，后反对曹锟贿选，辞去议员职，历在浙江卢永祥幕中，主张联合孙中山，反对曹锟、吴佩孚，此次承卢命，来厦为臧改称闽军主持一切。此人有肝胆，有魄力，我与之相识数年，从未闻作一句戏言。平日亦陪臧打麻将消遣，但不类范熙绩嗜赌）等3人在闲话，见我至，大家都来慰问。我急询总司令何在（臧昔称师长，现改称总司令，以示与北京政府决绝）。艾韵笙答：总司令在前面和旅团长们讲话，少刻即毕，你务稍留，不要走开。我于是坐下和他们一起闲谈。他们所谈多涉及海军日前袭击厦门一事，范熙绩对此事特别愤激。据言，军队里有人倡议组织敢死队，乘夜晚携带炸药潜往炸舰，还有许多人主张命胡里山炮台向军舰开炮射击。我未说一语。少顷，和斋入室，见我在座甚喜，我亦多方安慰，请彼勿以偶然的胜败为意。臧态度甚好，入座后谈笑风生，好似未有被围之事。午餐后，臧入内休息，坚嘱范、艾两人挽我，不令走开，并对何等3人说：“你们先玩8圈，我睡起即来接替你们中的一位，就是不要让知渊出去。”臧性好赌，也甚好客，往日我每次来看他，必挽我陪他打8圈麻将，即使明天出发作战，今天还是照样打牌玩。我心中也想，既来了就不能急着回去。吃晚饭时，首由范熙绩对我说：“金门海军天天晚上来骚扰，但他们没有一点收获，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不过打来打去，究竟为了什么？我们防备得辛苦，难道他们就不辛苦吗？海军中有的是你的亲友，你看用什么方法好使他们明白，要想夺取厦门，不是那么容易！凭那几百个陆战队就想取得厦门，真是做梦。”不待范说毕，我就接着说：“这些道理我可能比你更清楚，因为你只清楚岸上这一面，我还清楚海上那一面，这就比你全面一些。不过我前天刚回来，昨天睡了一天，不及去打听行情。你刚刚提到金门海军，不知道海面上有几只军

舰，主帅是谁？”臧致平接话：“军舰听说仅有两只，舰名可说不清，主帅是杨树庄，有他的布告可以证明。”我听说是杨树庄（时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亲自率队前来，心中就有了底。于是对臧说：“如果确是杨树庄亲来，这事我可以效劳。金门有电报局，我想给他一封电报，通知他我要和他见见面。”臧说：“金门没有海底电线，电报是报差送的，比邮政还慢，不如乘小火轮去更快。”我说：“那我明晨就去，明晚再来谈。”艾韵笙说：“你知道，我们不是赖着不走，而是迟早要走的，不走怎能养活这许多人？现在没有就走是时机还未到，不过也快了。杨树庄想取得厦门，我们是欢迎的，但要请他耐心一点，不要太急，时机一到，我们会客客气气请他来接收，不需要动刀动枪。我们就等你来做一个居间人，所以你来得正好。”那天晚上我仍旧回到对海去。

第二日早晨，我乘小火轮前往金门岛，启行1小时后，遥见列屿岛与金门岛之间的海面停泊着两只军舰，靠近一看，一为旗舰“应瑞”，一为巡洋舰“海容”。我知杨树庄必在旗舰上，即命小火轮向之靠拢，舰上以旗语询问：“来者何人？”我们用扩音筒答称：来人某要见杨司令。旗舰上立即派一小轮把我接到舰上。树庄见我来，甚喜，云前两日曾派人到厦门寻我，知在前方未归，今日相见，真出意外。我当将到厦后所见情形约略相告，并对他说：“臧致平此次援粤虽稍受挫折，但现在退至厦门的部队至少还有7000人，即使海军陆战队能在禾山登陆，一经臧军反攻便难立足。何况困兽犹斗，臧军凶悍，未必力攻能下，与其力攻，不如待时。现从全局来看，孙、段联合对抗曹、吴之势已成；江苏齐燮元（直系）、浙江卢永祥双方都在备战，浙卢必须调集臧致平、杨化昭两部以增强实力，臧、杨也必须离闽依浙方能发展。目下各方都在待时，以我之见，海军也应着眼全局，不必急急夺取厦门，与其玉碎，不如瓦全。时下姑与臧军修好，回